

# 賀國光謙讓容衆

(下)

王成聖

## 輯和各方 從容安川

民國廿五年八月下旬，張國燾、徐向前，朱德與劉伯承等共會所率殘部在川西終因地僻、人稀、糧絕，與殘敗來會的蕭克、賀龍股合流，北竄隴南，一部併入陝北，一部西向河西走廊，被馬步芳騎兵所擊滅。川、康、滇、黔四省赤禍，乃告肅清。

民國廿四年十月初，中央以赤禍在陝北，乃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負責剿共；另在重慶成立委員長行營，負責川、康、滇、黔各省軍政，由顧祝同爲主任，賀國光爲參謀長兼第一廳長；參謀團乃告撤銷。

賀國光率參謀團入川，除了剿共，還要「安川」。

民國廿四年二月，（參謀團入川的下一月）中央下令成立四川省政府於重慶（必要時再遷成都），任劉湘爲主席兼保安司令。深明大義的楊森，在賀國光的勸導下，首先倡議廢除「防區」制度（「防區」乃變像的武力割據），其他軍事首長，相繼倡行。於是，困擾四川民衆廿三年之

久的「防區」，從此取消。

蔣委員長于三月二日蒞臨重慶，嚴令軍人干政，五月廿六日，再赴成都，創辦峨嵋軍官訓練團，召集川、康、滇、黔各軍中，中上級幹部，施予精神訓練。賀國光率必要人員前往承辦募僚業務，當即計劃整編川軍俾成勁旅，以備抵禦外侮；二十四年八月，在參謀團之下組設點驗委員會，負責實際工作。

點驗目標，乃將原有川軍三百四十五個團，分二期縮編爲一百廿個團，此事關係各將領切身利益，進行時稍有不慎，即足債事而誤大局。賀國光苦心孤詣，置個人毀譽於不顧，一秉大公，頻頻與川康將領聯繫協調，卒能照原定計劃完成。

同時，他再呈請准予成立陸軍軍官學校成都分校，設軍事、團警、交通，屯練各班，收容編餘中下級幹部六千餘人，加以必要訓練，輔導就業。後來抗戰軍興，即以此輩補充軍官。

國防方面，他深體蔣委員長將以四川爲將來抗日根據地之意（蔣委員長在成都出席擴大國父紀念會時，曾有此暗示），特擬具成立江防要塞計劃，付諸實施；分別起築宜昌、重慶要塞。另

並儲訓熟悉水性的「領江」人員，予以編管；預作抗戰時舒暢川鄂交通之用。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西安事變時，川中動向，關係大局頗巨，行營顧祝同主任趕赴中央策劃討逆事宜，賀國光坐鎮重慶策動川滇將領表明態度，聲討叛逆。西南局勢乃告穩定。

此外，「安川」還有個根本問題，那就是政治心理問題。因爲常有一些不識大體人士，對四川政局，從事顛倒是非，造謠生事，挑撥離間的勾當。川康將領中以劉湘的實力最大，兵員總數佔全川的五分之三，幕府中也多才智之士。於是，是非即由此而生，造成劉湘與中央部份人士的猜疑，曾經發生準備在重慶交鋒對壘的陣勢。幸虧賀國光趕往現場，嚴詞阻止。因此，他覺得「安川」必先「安劉」，才是釜底抽薪之道。

有一次，他認爲謠言越來越多，足以危害大局；他親電蔣委員長，列舉劉湘種種作爲，全爲自衛之道，而無犯上作亂之意；而其個人歷史與爲人處事；如予循循善誘，可以爲善。並由他自身生命爲担保，以堅定中央對劉湘的信心。

蔣委員長深悉劉湘確有維護中央的誠意與治



川的熱忱，以及賀國光處事的不偏不激，守正不阿，於是親頒電令：

「中央人員在川，氣餒萬丈，令人難堪；種



蔣介石委員長兼理四川省主席主持治安會議後借秘書長代理主席賀國光巡視市郊並指示鞏固後方防務。

種不法行為，殊堪痛恨。嗣後責成賀主任全權負責處理，無論為官為兵，為文為武，凡有不法者，一體先行拿辦，然後具報！」賀國光將此電文照印數百份，分給所屬文武官佐。由此，劉湘對蔣委員長益加竭誠翊戴，而作風也因此有所改善。

然而，却有人想在賀、劉之間，妄圖離間。於是，賀國光再與劉湘懇談。他說：

「兄之處境與苦心，我當知之最深，種種機會，皆由於傾向中央在事實上做得不够徹底；若能使政治真正中央化，軍隊真正國家化，並將槍彈廠及有名無實的十餘架飛機完全交出，堅定中央信心，使讒言無由而生。此時，中央人員如再有擾亂者，兄可乘公直接懲辦之。至於治川，更非借重長才而切實支持不可。由是兄之愛國治川抱負，皆可達到，豈非快事？」

劉湘極以為然，當表示：「容我排除內部障礙，再隨時磋商，總是要做到的」。其後，二人再數度密談，賀國光復多方斡旋，敦促劉湘的重要幹部中對中央同情的，如劉航琛等，從旁婉勸；始將問題逐步達成協議。劉湘即以劉航琛赴京請示，遂有「川康整軍會議」的召開。

「川康整軍會議」于民國廿六年七月六日在重慶開幕，何部長應欽為主任委員，顧主任祝同及劉主任湘為副主任委員，賀國光為委員兼秘書長。中央駐川軍長以上，以及川康高級將領多人為委員。何主委強調此次整軍意義：「乃充實軍

隊質量，指明中央適應國防需要及現代兵器裝備規定的編裝劃一……整軍如得迅速完成，不僅四川之福，亦為整個國家民族之福」。由於賀國光的事先協商週到，溝通融洽，所以會議進行極為順利，前此未獲解決的問題，均予圓滿解決；而使川中從此達成軍隊國家化，政治中央化的地步，確實奠定了安川抗戰的堅固基礎。

當會議正在進行中，日寇侵華事變開始，何部長當場宣佈此消息，立即引起出席將領的義憤，紛紛請纓率部出川抗日。八、九兩月起，川軍自動分路出川，參與前敵作戰，並有輝煌戰績。

### 足兵足食 鞏固後方

抗戰開始，賀國光以委員長兼重慶行營副主任兼代主任的職務，主持前方各大工廠遷川事宜，盡量使其各得其所，迅速恢復生產；同時，也為政府、各機關遷川準備場所，安排庶務，以免政務因搬遷而陷於停頓。並與劉湘洽商，運用省府權力，招募壯丁十二萬人，組成幾十個補訓團，隨時補充前方，為各省作創始。

他以為重慶為抗戰首都，將成敵機空襲的最大目標，為了盡可能減輕將來空襲的損害，他未雨綢繆的督飭公私各方，利用重慶特殊地形，倚山建築防空洞；並且推行到其他各重要縣市。

民國廿八年一月，他奉調任委員長兼成都行轅主任，當以鞏固後方為己任，除繼續協助川省府徵兵補充戰線外；並注重糧食的籌措發發，不但充裕前方軍實，而且也配發後方軍公教人員。

五月三、四兩日，敵機轟炸重慶，投擲大量



燃燒彈，引起巨大火災。他再奉命赴渝，兼任重慶特別市長、重慶防空司令、衛戍副總司令。他下車伊始，首先清理火場，開闢火巷，恢復市容，擴建交通，維持秩序安寧，整理環境衛生。隨即整理防空洞，充實消防與救濟供應設備，厲行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合影前排右三賀國光四劉文輝右五唐式

疏散；並從事防空情報網的加強，剷使迅速確實，皆收良好效果。

十一月初，四川省政府改組，主席王績緒率部出川抗戰，蔣委員長兼任省主席，賀國光以成都行轅主任及省府委員兼秘書長代行川政。當在蔣兼主席指示之下，建立人事獨立制度，改善徵兵方法，推行新縣制，實施田賦徵實，嚴厲禁止鴉片，發展農工經濟，均能於較短時期獲致績效。

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中央發表張羣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成都行轅主任；賀國光調渝另就新職。他離成都之日，外號水晶猴子的鄧錫侯表示他對賀國光的看法是：「事實上以忠，待人以誠，處事以勤」。省黨部主委黃季陸則以為：「頓時失去一個和平、忠實、負責、寬大、誠懇的朋友，非常難受」。啓程之時，由他的金河寓所到飛機場約卅華里，沿途鞭炮之聲不絕於耳；成都的報紙也加評論說：

二連排左劉詠竟，最末一排左袁守謙右黃杰。

「自民國以來，成都軍政首長離去，不任是民衆放鞭砲，把他歡送走的！」

民國卅年一月，他就任憲兵司令新職，同時還兼任陪都衛戍副總司令、軍委會軍法執行總監部副監。當時共有憲兵卅五個團，分佈全國各戰區、各要地，負責保護蔣委員長的安全，維持嚴肅的軍風紀與安寧的地方秩序。三年之間，績效大著。

民國卅三年三月，他奉調爲軍委會辦公

廳主任。爲了戰後重建海軍，曾選派海軍軍官一百七十餘人，學生二千人，分赴英、美受訓接艦；爲了勝利復員還都，曾完成預定計劃。爲了順利收復東北，曾擬組策反委員會，以東北元老莫德惠、馬占山、萬福麟、鄒作華爲委員，俾能借重彼等聲望，以爲號召，當蒙蔣委員長默許，但因各方意見不一，遷延未決；致爲俄共中共先機掠取。

### 疾風勁草 盡瘁竭忠

抗戰勝利，事功彪炳的各軍事將領，或出主省政，或入贊中樞；惟有賀國光，奉調爲委員長西昌行轅主任，（旋改任西昌警備司令及川、康、滇邊區邊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遠戍邊荒，滇邊區邊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遠戍邊荒，部屬友好有爲其不平者。他却深體蔣委員長注重西南的苦心，祇有他過去在川、康的關係和「安川」的成就，才足以付托他人尚不及知的艱鉅重任。所以，他立即欣然赴任。厘定開發邊區的整個計劃，對於輯睦漢彝民族，發展交通，開闢資源，促進文化教育，建立民主政治諸大端，均有計劃，呈准中央，付諸實施。

民國卅八年一月，蔣總統中正宣布暫時引退；賀國光在西昌聞訊，繞室徬徨，深恐因此危及國本；乃具呈申述始終翊戴赤忱，急電愈濟時轉陳。

當中共以重大兵力威脅西南時，更以分化手段，動搖川中軍政首領；於是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王績緒、熊克武、但懋辛等受共謀被動，暗中接洽靠攏，以求快悔而全。遂組成「地方



自治委員會」，破壞中央領導威信，摧毀軍民鬥志，情勢危急。

適賀國光、王陵基分別自西昌、成都赴重慶公治，因與楊森、孫震等密商，慷慨激昂，痛斥自治派叛國叛逆；當議定採同一立場，「內劔蜀奸，外抗匪兵」；誓在蔣公中正的領導下，奮鬥到底。

三十八年秋天，他奉令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昌警備總司令。蔣公中正由台灣飛赴重慶時，他由西昌趕往督調；建議國軍應轉守岷江延伸至雲南之線，以雅安、西昌、會理為後方基地，派重兵駐守雲南，負固西南邊區，國事當有可為。當蒙蔣公嘉許，並共午餐；他感奮之餘，自揣中共猖獗，此次回西昌任所之後，惟有決死以報黨國及蔣公知遇之恩；乃向蔣公呈明他「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並申述他平生為人做事的原則。蔣公為之動容。

三十八年十二月，雲南盧漢、西康劉文輝同時叛變，一再對賀國光廣播，並派人下書，要求合作；他一概置之不理。

師部設在西昌城內的劉文輝部伍培英師，強迫當地土紳卅餘人見他，談判「和平」，以免發生戰禍，糜爛地方。他一面義正詞嚴的斥退來人，一面緊急部署，于十二月十三日以兩營之眾將伍培英一個師擊潰。

蔣公正在台北得此戰訊，特派蔣經國將軍持親筆書信到西昌慰勞。

伍培英被擊潰後，中央在西康聲勢大振。賀國光先已奉命兼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為期有補大

局，特派高級官員分赴西康各縣宣慰並成立一至五警備分區司令部，先求團結安定，再圖發展。彝族首領、土司某某、會理國隊大隊長，均陸續親來西昌請訓，聽命共共。

民國卅九年一月，代西南長官胡宗南，由海南島飛抵西昌，各地退集西昌附近的國軍也達萬人，正積極從事整訓部署。中共却以三個軍的絕對優勢兵力，分由雅安、昭通、昆明來攻，三月廿六日已兵臨西昌城下。他與胡代長官宗南，以及重要部屬蔣傑等十五人，奉蔣公中正電令乘專機飛離西昌，經海南轉來台北。

當其眼見大勢已去時，曾賦詩以明志，詩云：

瀘山蒼蒼，邛海泱泱；  
死在水裏，葬在山崗。

瀘山邛海，均在西昌附近；蔣公中正派飛機接他來台，為他始料所不及。

來台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兼台灣土地銀行常駐監察人，閒暇以文史書法自娛。對教育頗為熱心，曾受推選為金蘭商職董事長，董理校務達十年之久。

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因腦溢血入榮民總醫院，廿一日突轉肺炎，不治辭世，年八十五歲，任官陸軍中將。

## 碩德懿行 典範長存

賀國光雖然多年綜轄兵機，出任方面，但他的儀表，却並不是威武嚴肅，叱咤風雲的英雄形象；而是一個恂恂儒雅、和藹可親、輕姿緩帶的

儒將風範。其為人處世，不但是一個公忠體國的將領，而且也是為他部屬所稱道的「平易近人，懽懽慈慈」的長者。他的偉大處是表裏如一，從不矯揉倣作。

他早年喪父，母親督教頗嚴；他曲意承奉，敬謹無違。雖年過半百，祇要母親稍不如意，他總是下跪請罪，不待開頭不敢起身。古人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他實當之無愧。

他是忠實的國民黨黨員，他的忠於黨國，忠於蔣總統中正，不重形式口號；往往於最危難時，顯現其節操，義動於神色。當他于民國卅九年春因處西昌孤城，某晚收聽台灣廣播，突然播送蔣總統對軍民的訓話，因為電波干擾，不甚清晰。他急忙叫秘書羅傑注意傾聽，斷續覆誦，他隨聽隨記，整理成筆錄，始則面容嚴肅，終於老淚縱橫，一片赤誠，出乎自然。

他操守廉潔，確能做到不苟取予的程度。當民國廿四年他率領參謀團抵渝之日，劉湘恐其經費困難，特致贈重慶銀行廿萬元存摺一本，他堅持不受。某日，他與劉湘遊成都花會，見古董店有血玉釧一支，非常欣賞。劉湘即派人購買，親送賀夫人，他仍婉辭不受。劉湘向他表示：

「我們是少年同學，現在均已年過半百，我無母而你有母，你母即我母，我送一支血玉釧，是表示我一點敬意，你也不受，未免太不近人情」

他回答說：

「一支玉釧，雖然所值不多，畢竟是古玉，你我處心固然無愧；但人言可畏，如果有人誇大其詞，說是無價之寶，更造作蜚語，將何以自解？」



豈可不慎？」

劉湘聽他這番解釋，也為感動不已。

他自民國十七年起，所任職務，大都是上將編階；但民國廿九年，他却「自以年齡學問，道德均淺，請求免於輪補上將」，所以他直到退役，仍是中將，平生功成不居，謙讓容察，口不言祿。民國卅七年他曾以高票當選為蒲圻縣第一屆國大代表，他却自請讓賢；又於某次當選第一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也予辭讓。實至而名不歸，真不愧謙讓君子。

他生活儉樸，衣飾飲食，不尚華美，出門喜安步當車，雖然自己並不優裕；但有時有一些舊屬找他接濟，他仍然東挪西措，救人之急。同時，他對於地方基層工作，也能孜孜不懈。來台後，以望七高齡，被推任為鄉長達十五年之久，動輒旬里疾苦，深受父老愛戴。他也樂此不疲，毫無紆降尊貴之感。

他幼承家學，五經四書皆能背誦，晚年燕居，仍手不釋卷，好學出自天性，治學尤為精審。遇有疑難之處，博考周語，不恥下問；往往一字之微，反復推敲，得當乃止。

他精於書法，但在他掌理軍政之時，從不與人書寫，晚年退休以後，却動於動筆，有求必應。他曾表明其中的道理：

「書法可以陶冶性情，也難免費時費事。當時負國家重任，不可做此種閒情逸致之事。何況，來求書者，未必對此有所愛好，不過藉此沾益名望，那我又何必附庸風雅，沾名釣譽？如今無官身，何妨以此自娛，藉供

同好。」

同好。」

凡此嘉言懿行，不勝枚舉。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全國各界公祭賀國光將軍時，曾在大陸淪陷前任西南軍政長官來台後任職總統府的張羣秘書長在感慨沉痛的詠詞中有：「奉身謹密，體國樸忠，輯和諸將，談笑從容」，最能言簡意深的道出賀國光將軍的一生了。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重慶撤逃，成都危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通電投共，賀國光出任西康省主席兼西昌警備總司令時，筆者對於省府人事之安排，重用曾經叛變投共之劉文輝親信幹部，特在某次會議席上，發為極嚴厲之批評，靖邊司令部參謀長鄧海泉將軍、國大代表傅梅將軍，極力支持筆者意見，氣氛緊張，賀氏面對衆多高級官員，十分尷尬，賀氏本人雖屬謙光和德，頗有接受盡言之雅量，惟其部屬某則掀風作浪

，進言欲對筆者有所處置。詎料賀氏堅持不從，

曾謂：「王某於三十六年經中央提名，在籍競選國大代表，吾人未能聯繫有關單位維護公正公平原則，任由劉文輝包辦選舉，深心殊覺已愧對王某，日前王某所言，亦是實情，何能以處置對付為言。」其事遂寢。來台後，筆者與賀氏曾有多次之公私交往。猶憶賀氏寓所沙發俱有破洞，有人以更新為請，賀氏乃謂：「沙發有洞，補之即可，又何必花費換新的呢。」其儉約可風，令人難以相信渠曾為方面大員一代名將。又某次與賀氏同赴某公之宴，宴廳主人囑司機送客，同車者有賀氏、蕭毅肅、王聯奎與筆者共四人。賀氏下車時，出資犒賞司機，連稱：「這是我們四個人送你買香烟吸的」，其為人之遇到精細，雖小事一椿亦可見微知著，舉一反三，前輩風範，至今追憶猶恍在眼前。

（全文完）

# 戴笠的一生

費雲文 著

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

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

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

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叁百三十餘頁，字字珠璣，篇篇精

彩，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